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(渝) (1003)

半部論語與政治 全一册

實售國幣四十元

(外埠酌加匯運費)

編輯人 趙正平

重慶天主堂街口廿七號

版權所有

發行所 藝新圖書社

發行人 鮑敬仁

重慶南岸馬鞍山三一號

印刷者 潤華印書館

經售處 全國各書局

半部論語與政治

下編 政治理論

時代雖有今古，政制雖有變化，論語一經中所提示之政治理論，以德化爲根據，以利民爲歸着，不獨爲貧弱國家立國之大經，且爲王道政治。世運演進，至於極度，必然臻此境地，所謂放諸百世而皆準者。茲集宋初事例，解釋如下。

一 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

能出兵車千乘之國，在春秋時爲大國。治大國之要有五：敬事，一也。信，二也。節用，三也。愛人，四也。使民以時，五也。宋初於此五者，均能實踐。試舉事實以爲

證；

(一) 敬事 宋太祖爲部下擁戴時，即以三事與部下約，曰：「太后主上，我北面事者，不得驚犯。公卿皆我比肩，不得侵陵。朝市府庫，不得侵掠」，卽爲敬事精神之最初表見。其後畢身實踐，不敢或懈。

(二) 信 上舉三事，悉能表現於事實，已足見開國時之信；然有特別可證明者，爲對吳越王錢俶一事。「嘗宋徵錢俶來朝時，宋祖曾有「相見卽還，決不食言」語。迨錢俶還約來朝，歸還時，宋祖賜以一黃袱，途中啓視，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」，此爲守信之一顯例。

(三) 節用 宋祖置封樁庫，以削平諸藩國所得金帛及歲終用度之餘入之，以爲軍旅饑饉之備。迨宋太宗視察府庫，語薛居正曰：「此金帛如山，用何能盡，先帝每焦心勞慮，以經費爲心，何其過也」。又史載宮中葦簾，緣用青布。常服之衣，澣濯至再。永康公主，膏衣既繡，鋪翠襪。宋祖曰：「爾服此，衆必相效」，禁之。公主一日勸宋

祖以黃金飾屑與。曰：「我以四海之富，宮殿飾以金銀，力亦可辦。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，豈可妄用」，均可爲節用之證。

(四) 愛人 愛人卽仁政，卽德化，爲孔子政治理論之中心，爲宋初政治之特徵。詳見「爲政以德」條。

(五) 使民以時 使民以時，爲愛人之一條目。孔子所以特明舉者，以春秋時代，兵農不分，且有力役之征。故國家徵用民力，認爲常經。然自後世免役法實行後，人民既盡租稅義務，國家已不許擅用民力。卽在戰時徵發，亦有規定，故此語在後世政治上之應用，已不若孔子時代。然宋承五代亂世，役民尤無度。政治當局能稍顧此義，不濫用民力，人民受惠實多。宋主於被推卽位後之第三日，卽定開濬汴京河渠，由官供給糧糶（先是由民自備）。其第二年於開濬廣濟河時，宋主又言「煩民奉己之事，我必不爲。開道濬洫，以濟京邑，蓋不獲已耳」云云。又令諸州勿復調民給傳置，悉代以軍卒。皆能顧到「使民以時」之義。惜乎至太宗朝，定差役法，爲宋代病民大政；至王安石而始

根本革除也。

二 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拱之。

三 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

恥且格。

此兩節主旨，在提倡德化，力行仁政。蓋孔子曾言「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，水火吾見蹈而死者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」。此在春秋時代，諸國相侵伐，連年不休，民困如倒懸，故孔子提出仁政二字，以警告當時列國之君，以爲人民呼籲。自春秋以至戰國，兵禍益甚，於是孟子提倡仁政益力，亦以人民期待仁政，如飢欲得食，渴欲思飲，其情彌切也。然宋初承唐季五代之後，一般武夫悍將，各據一方，視人命如草芥者百餘年，

此猶春秋戰國時代人民之渴望仁政以解倒懸也。宋太祖適承其時，內本孝弟之天性，外察人民之痛苦，故施政方針，一以德化爲根據，以仁政爲目標。其最顯著者，爲勸石鎮置殿中，使嗣君卽位，入而跪讀，其戒有三。一，保全柴氏子孫（卽其所臣事之周室之後裔）。二，不殺士大夫。三，不加農田之賦。此三者，固爲盛德，然宋初德化政治，實不止此。如軍事開誠布公，保全功臣。如軍行所至，輒戒妄殺，曹彬下江南，不戮一人，固屬曹彬之賢，未始不由仰體廷旨。如各地降藩領袖，皆保善終於汴梁（宋太宗時，南漢降王劉鋹於宮中宴會時，且有「臣願執梃爲諸國降王長」之言）。如謂宰相曰：「五代諸侯跋扈，有枉法殺人者，朝廷置而不問。人命至重，姑息藩鎮，當如是也耶？」。自今諸州決大辟，錄案聞奏，付刑部詳覆。凡此皆由宋初以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爲根本方針也。故曾有詔令曰：「王者禁人爲非，乃設法令。臨下以簡，必務哀矜。世屬亂離，則糾之以猛；人知恥格，則濟之以寬。盜竊之生，本非巨蠱，近朝立制，重於律文，甚非愛人之旨」云云。又晚年讀堯舜二典，歎曰：「堯舜之罪四凶，止

從投匱，何近代法網之密耶！」，故定爲折杖法，以遞減流徙杖笞之刑。自天寶後，除賊吏外，凡犯大辟，非情理深害者，多得貸死。綜觀一部國史，能實行孔子德化，以力反「以殺止殺」之亂世頹風者，宋初其代表也。

四 哀公問曰：「何為則民服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。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」

五 季康子問「使民敬忠以勸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臨之以莊，則敬。孝慈，則忠。舉善而教不能，則勸。」

一國人民有頹廢，傲慢，懈怠，疏忽種種失德者，其國必不振。敬者於內心則集中

精神，於行動則小心翼翼。能敬卽不致流於懈怠與疏忽。故使民敬而忠，在現代言，卽爲振作國民精神之意義。然其實現之道，只在當局者躬行實踐，能以身作則。故孔子只提出當局本身須能莊，能孝慈之條件。莊者與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之重字，同一精神。可參觀前解。孝慈之慈字，可作愛護子民之廣義解。此種精神，在宋初君相均能注意。例如宋主嘗召竇儀草旨，至苑門。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，卻立不肯進，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。儀曰：「陛下創業垂統，宜以禮示天下，……恐豪傑聞而解體」。宋主斂容謝之。自是對羣臣未嘗不冠帶。此雖小節，實爲「臨之以莊」之例。至於孝慈，則宋主順母而愛弟，趙普且記母后遺命，藏之金匱，可爲君臣共同尊重孝字之證。因此孝弟一念，發爲仁愛之政，尤極盡慈之能事。

「舉善而教不能則勸」與「舉直錯諸枉則民服，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」兩語，同一意義。樊遲曾以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」之意義，問子夏。子夏解之曰：「舜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」。此亦

可兼作「舉善而教不能則勸」之解。宋初宰輔，除趙普外，均周室舊人。如范質，王溥，魏仁浦等，或以清廉勝（如范），或以好學勝（如王），或以仁厚勝（如魏），均可謂「舉直錯諸枉」之例。然尤要者，宋主能洞悉民艱，選拔文臣，以一掃藩鎮武人之毒蝕。嘗謂趙普曰：「五代方鎮殘虐，民受其禍，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，分治大藩，縱皆貪濁，亦未及武臣一也」云云，可知當時吏治改革，「舉直錯諸枉」之真誠也。

六 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：「大哉問。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。喪，

與其易也，寧戚。」

孔子盛言禮，實由仁字而來。以仁之真義，在立己立人。既以人我為一體，則對人必須有尊敬之表示，「禮」即表示自尊及尊人之方法。故仁為孔子教義之體，禮為孔子教義之用。換言之，仁之見於外者均是禮，禮之驗乎心者即是仁。故仁賴禮以實現，賴

禮以完成，離仁則禮之價值全失。故孔子又有「人而不仁如禮何」之言，此就個人以立論也。然就多數人即社會以言，則仁的社會，必不宜有鬥爭，而欲免鬥爭，必須使人人得所養；且必須使人人所賴以養者，欲求有度。故禮又爲人我間即社會間自然的（即不用人爲法律的力）平衡之作用。故孔子弟子有子有「禮之用，和爲貴」之言。此義在荀子禮論一節，解釋極精。其言曰：「禮起於何也？曰：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則不能無求；求而無度量分界，則不能不爭；爭則亂，亂則窮，先王惡其亂也，故制禮義以分之，以養人之欲，給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窮乎物，物必不屈於欲，兩者相持而長，是禮之所起也」；又曰「禮者，養也」；均可爲孔子言禮之補充。

禮之真義既如是，則禮當止於能自敬敬人。若大費物力，大費時間與勞力，卽爲違背禮之本意。故茲所謂「禮，與其奢也甯儉」，語雖簡單，實不啻闡發禮之本意。且由此語以推論全社會應有之禮俗，則節儉之風，卽可由是起。而宋初尙儉（詳前一節用一條下），開一代國風，又深得此語之精義矣。

又宋初開國之第十三年即開寶六年，有開寶通禮二百卷之頒行。今我民國開國，已三十年，而全般的通禮，尙未制定頒布，此急宜依據「甯儉」之旨，着手制定者也。

七 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

八 君君，臣臣。

此爲孔子君臣對等之大義。幾千年來，儒者斷章取義，將忠字盡量發揮，以助長君主專制，實爲孔子罪人。所以將禮與忠分別言之者，仍就各人單位之重點以言。卽君主有權威在手，易流於非禮，故特提出一「禮」字。臣工有職責在身，最要在盡職，故特提出一「忠」字。

孔子設教，專從積極方面以立言。故言「君君，臣臣」，實則其裏面有君不君則臣不臣之意，非常顯明。孔子之孫子思氏責難衛國君臣語，最可發明此義。其言曰：「以

吾觀衛，所謂君不君，臣不臣者也，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，闕莫甚焉！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，諂莫甚焉！君闇臣諂，以居百姓之上，民不與也。若此不已，國無類矣！」。又言於衛侯曰：「君之國事，將日非矣。君出言自以爲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。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。君臣既自賢矣，而羣下同聲贊之。賢之則順而有福，矯之則逆而有禍。如此，則善安從生。詩曰：『具曰予聖，誰知烏之雌雄』，抑亦似君之君臣乎！」。

宋初宋主對最難解決之武人，純本愛人以德之心，採開誠布公之方法，以啓發其自動的覺悟。武臣如石守信等之自請罷典禁兵，與王彥超等之自請罷位節度使。近以免殘殺功臣之污點，遠以結武人跋扈之局，均爲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」，「君君，臣臣」之象。

九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。其上也敬。其養民也

惠。其使民也義。

子產爲春秋時賢政治家。其爲政一本德化主義，孔子極尊敬之。故於其卒也，泣謂爲古之遺愛。然史記語焉不詳。本節所述四者，亦可以見其爲政一斑。所謂「行己也恭」，其事不一。如不毀鄉校，好聞人議論其短長（見前）。鄭伯賞入陳之功，子產力辭受邑，且歸功於人。如吳季札使鄭，忠告子產，謂「鄭之執政者侈，難將至，子爲政，必以禮，不然，鄭將敗」，子產厚遇之等是。惟其行己恭，故能外不辱命於晉楚兩大之間，內免於羣公子之亂（羣公子爭寵相殺，將及子產，公子中有謂子產仁人，遂免）。「其事上也敬」，即忠於職責之意。左傳子產告子太叔語曰：「政如農功，日夜思之。思其始而成其終，朝夕而行之，行無憾思，如農之有畔，其過鮮矣」云云。即不啻子產忠於職責之自述。又忠告子皮一節（見前「學而優則仕」一條解），亦其一端。「其養民也惠」，可於鄭人「我有子弟，子產誨之；我有田疇，子產殖之」之語見之。「其使

民也義」，左傳所謂「都鄙有章（此所謂章當係章制意），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廬井有伍」是。

一〇 仲弓曰：「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。居簡而行簡，毋乃太簡乎？」子曰：「雍之言然。」

居敬即執禮。行簡即從簡。參觀前文「灑之以莊」與「以約失之者鮮矣」各解。

一一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與焉。

一二 大哉堯之為君也，巍巍乎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！蕩蕩乎民無

能名焉。

一三 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與歟。夫何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

一四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（五臣指禹稷契皋陶伯益）。

一五 禹吾無間然矣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

孔子祖述堯舜，其崇想唐虞盛治可見。書經為中國最古之史，求唐虞盛治所在者，大略可於書經見之。與國記一書，曾就書經分析堯舜禹為政精神，茲節錄如左：

（一）本戰兢惕厲之精神以修身 堯舜自作戒曰：「戰戰慄慄，日謹一日，人莫顯

於山而躡於垓」。又置敢諫之鼓，使天下得盡言。立誹謗之木，使天下得攻過。舜起身寒微，家庭之間，憂勤惕厲，已成習性，而益尙戒舜曰：「儆戒無虞，罔夫法度，罔遊於逸，罔淫於樂」。舜亦詔禹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。又曰：「慎乃有位，敬修其可願」。禹則寶尺璧而貴寸陰，聞善言則拜。嘗揚鐘鼓馨鐃鞀五器於庭而箴之曰：「導寡人以道者過鼓。喻以義者鼓鐘。告以事者振鐃。語以憂者馨鞀。有獄訟者揮鞀」。常曰：「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，恐其留我門也」。又絕旨酒而示訓曰：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峻宇彫牆，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！」。此其戰兢惕厲以延納天下善言，以修個人道心者爲何如也！

本敬天尊民之精神以忠於責任 所以能戰兢惕厲，其根本動機，惟在敬天。認君臣爲順天行化之人，故自課甚嚴。認萬民爲與天合體之人，故尊民甚至。堯卽位之始，卽命羲和欽昊天，治曆象，授人時。而命舜攝位之言曰：「咨爾舜！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允執厥中」。舜之命禹攝位也亦然。又舜之課官職於十二牧四岳諸人，命曰：「咨汝二十有

二人！欽哉，惟時亮天功」。又作歌曰：「勅天之命，惟時惟幾」。而大禹謨之言曰：「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爲天下君」。又曰：「罔弗百姓以從己之欲」。益贊於禹曰：「惟德動天，無遠弗届。滿招損，謙受益，時乃天道」。皋陶謨之言曰：「無教逸欲有邦，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幾，無曠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」。又曰：「天聰明自我民聰明，天明威自我民明威」。凡此皆自覺其受命於天，應贊助天工之責任之證也。夫敬天之義，近世各國之崇拜基督教者亦然。自物質科學昌明，或多輕之。然堯舜禹認天爲授權者，故敬之尊之。後世民主國家，授權於國之元首者，民也；則移敬天尊天之義以敬民尊民，其理一也。

(一) 由敬天尊民之故而施政首要乃在民生。近世政治學者言政治之目的，惟在增進人民福利。堯舜禹時代之政治主旨，亦猶是也。總堯舜禹時代最大之政治，曰惟治水。堯以是舉舜，舜以是舉禹，禹以是自勉。雖書謂地平天成之大業，與禹貢導江導河之說，或過神奇。然禹以八年之力，巡禮江河淮濟四瀆之流，而助其宣洩，以此爲導，

事屬可憐。蓋其時去神農氏已千餘年，入農耕時期。治水一事，爲農耕之根本要圖，不獨避害已也。史載「堯巡狩，周流五嶽，存鰥寡，賑荒札，一民飢則曰我飢之，一民寒則曰我寒之」，其注意民生爲何如乎！舜於禹治水成功之後，作五弦琴以歌南風，曰：「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」，上句言精神，下句言物質，此亦可見舜之大政主張矣。舜之告禹曰：「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移」。禹之告舜曰：「帝念哉，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，水火金木土穀惟修，正德利用厚生惟和」。又載舜禹皋陶問答之言曰：「帝曰：『來，禹。汝亦昌言』。禹拜曰：『都，帝。予何言？予思日孜孜』。皋陶曰：『吁，如何？』禹曰：『洪水滔天，浩浩懷山襄陵，下民昏墊，予乘四載，隨山刊木，鑿益奏庶鮮食，予決九川距四海，濬畎澮距川，鑿稷播，奏庶艱食鮮食，懋遷有無化居，烝民乃粒，萬邦作乂』。又載禹之戒曰：『民可近，不可下。民惟邦本，本固邦甯』。因此禹崩以前，史載是時天下殷盛，公家有三十年之積，私家有九載之儲，嗚呼，豈不美哉！

(一) 重民命恤刑典具有尊重人權之精神 一部中國史最辛酸腥穢之所在，無如強者之不認識人權而行虐殺。其行虐殺也，或以刑，或以兵，或則無端妄殺，與幾千年來士子標榜之仁德二字，適得其反，此誠足爲吾族羞也。然此乃後世之退化，而非古代之遺傳，史載禹出見罪人，下車問而泣之。左右曰：「罪人不順道，君王何爲痛之？」王曰：「爲堯舜之人，皆以堯舜之心爲心。寡人爲君，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，是以痛之」，此言固以表禹之仁，然堯舜時代之刑措不用，殆可想見。故堯典之言曰：「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；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；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」。蓋求社會之親睦和樂，爲其時政治之目標矣。又堯遊康衢，有老人擊壤而歌曰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」，此其逍遙自在，亦可窺見當時人民自由之樂矣。舜制五刑，而舜與曰：「象以典刑，惟刑之恤哉」。所謂五刑典刑，雖實際未詳，然既曰象以典刑，以明僅垂象以示人，又曰刑之恤哉，以冀避而不用，此與近世提倡廢止死刑者殆庶幾矣。故書載「舜流共工於幽州，放驩兜於崇山，竄三苗於三危，殛鯀於羽

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」。而語誠皋陶之詞曰：「刑期於無刑」。皋陶之言曰：「帝德罔愆，臨下以簡，御衆以寬，罰弗及嗣，賞延於世。宥過無大，刑故無小。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。與其殺不辜，甯失不經。好生之德，洽於民心，茲用不犯於有司」。夫皋陶法官也，其言如是，此儻就刑法言也。更觀兵事，則禹征有苗，三旬，苗民仍逆命；益以修德贊禹，禹於是班師振旅，誕敷文德，七旬而有苗格。其時之崇尚德化，尊重民命，可見矣。

(一) 實踐天下爲公選賢舉能之大道 堯舜禹之用心，視天下爲天下人之天下，與後世所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者，絕不相同。堯舜禹以天子爲負有贊助天地化育萬民之全責，而助天子之百官，亦負有一部分之責。故所謂君臣者，非祿位之分配，而責任之分配。天子以權位與人，非以富貴與人，實以責任與人。臣之受權位，非受富貴，實受責任。故君臣之間，說以讓位與賢爲義務。堯之讓位於許由，許由不受，其說姑不論。試就史書所載者論，則堯之遜讓帝位，實先詢四岳，其言曰：朕

在位七十年，汝能庸命踐朕位。而四岳辭之曰：不德忝帝位。堯乃續命羣臣曰：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。衆於是言曰：有鯀在民間，曰虞舜。堯復詢曰，然。朕聞之，其如何？四岳曰：瞽子。父頑，母嚚，弟傲，能和以孝。蒸蒸治，不至姦。堯於是妻以二女而試之，堯以爲聖。於是命之曰：「汝登帝位」。而舜讓於德，弗嗣，不得已而攝位焉。舜之舉禹也，先命之治水。及堯崩，舜卽帝位，舉禹任司空，命之曰：「汝平水土，維是勉之」。而禹讓於稷契皋陶，舜又強之曰：「汝其往視爾事」。及舜命禹攝位，其言曰：「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，耄期倦於勤，汝惟不怠，總朕師」。而禹讓之皋陶，其言曰：「朕德罔克，民不依，皋陶邁種德，德乃降，黎民懷之，帝念哉，念茲在茲，釋茲在茲，名言茲在茲，允出茲在茲，惟帝念功」。舜乃復強之曰：「來，禹。降水勦予，成允成功。惟汝賢，克勤於邦，克儉於家，不自滿假。惟汝賢，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與汝爭能，汝惟不伐，天下莫與汝爭功。予懋乃德，嘉乃丕績，天之歷數在汝躬，汝終陟元后」。而禹復以歷卜功臣從其善者爲請，冀得以自脫。舜乃決言曰：「朕志先定，

詢謀僉同，鬼神其依，龜筮協從，卜不習言」。而禹復固辭，不得已而攝位焉。及舜崩，禹即位，將授政於皋陶，而皋陶卒，遂授政於益。夫堯舜禹之授受帝位也，其始受者讓賢，讓賢不能，固辭，固辭不能，權而政焉。其繼授位者崩，受者遂逃避天下，逃避不獲，遂始即位。其終，受者深其先授賢之義，而別求賢以授位焉。此始終一貫之精神，曰惟在天下爲公，選賢舉能，豈尙有分毫權位之見在其心目乎！

(一) 君臣一體切磋商責難忱有近世責任政治之精神。唐虞君臣之於政權，相與讓，固矣。然就職以後，權責嚴明，不容推諉，故舜於啓庸之後，不久而流共工放驩兜，竄三苗殛鯀，又舉八元八愷，而流四凶族。又於即位以後，分任禹皋陶稷契等二十二人以職官，均付以專責，而定考績之典。舜典曰：「三載考績，三考，黜陟幽明，庶績咸熙」。因此臣責更專，君臣間之論政論治，恍如友朋。觀虞書大禹謨皋朕謨益稷各篇，所載君臣互相詰誡之辭，其嚴正親切，殊不辨其孰爲君，孰爲臣，而「后克禋厥后，臣勤懼」厥臣之義，尤各凜以自勉。書載舜作歌曰：「股肱喜哉，元首起哉，百工熙哉」。

醇舉陶廣續歌曰：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」。文歌曰：「元首叢睦哉，股肱情哉，萬事熙哉」。當時元首與股肱之形成一體，共同負責，絕無階級之分，而具有近世責任政治之精神。

堯舜禹之爲治精神，大略如上。以此觀察宋初，則除天下爲公一條，格於時代，未能模倣外，皆能彷彿似之；觀王船山宋論可知也。

一六 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

一七 子路問事君。子曰：「勿欺也而犯之。」

「不可則止」一語，解見「陳力就列，不能則止」一條。「勿欺也而犯之」，卽爲「以道事君」之一法。在春秋時代，血戰爭之兵諫，如魏絳之執法戮揚干等事，均爲「勿欺也而犯之」之實例。宋初趙普亦有此種氣概，史載「普嘗薦某人爲某官，宋主不

許。明日復奏，亦不許。明日又奏，宋主大怒。裂碎奏牘，擲地。普顏色不變，跪而拾之以歸。他日補綴舊牘，復奏如初。宋主乃悟，卒用其人。又有羣臣當遷官。宋主棄惡其人，不與。普堅以爲請。宋主怒曰：「朕固不與遷，卿若之何？」普曰：「刑賞天下之刑賞，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！」。宋主怒甚，起；普亦隨之。宋主入宮，普立宮門。久之，不去，竟得俞允。其剛毅果斷類如此」。可謂「以道事君」及「勿欺也而犯之」之實例。

一八 子貢問政。子曰：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

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兵。」

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食，」

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

一九 子夏曰：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；未信，則以為厲已也。

此極言信之效用。在列國並立時代，為國家生存計，至關重要。蓋孔子之道，以仁為本，以禮為用，信則為入我間禮之最大部分。春秋時國與國之弔兵，或積種種怨望，或由背盟違約，要之皆起於交惡。交惡之起原，要皆可入於廣義的不信之列。故在弱小國家，或由人口不足而不能足兵。或由壤土褊狹而不能足食，此屬無可如何之爭。然苟能內修德而外交信，亦未始不可以立國。孟子見梁惠王齊宣王所以極言仁義，其精神完全與此相同。蓋未有不仁不義而能信於國民，外信於國際者也。荀子王霸篇言：「刑賞已議信乎天下矣，臣下曉然，皆知其可要也，政令已陳，雖觀利敗，不欺其民。約信已定，雖觀利敗，不欺其與。如是則兵刃城固，敵國畏之。國一基（基）明，與國信之。」

雖在僻陋之國，感動天下，五伯是也。非本政教也，非致隆高也，非棊文理也，非服人之心也，鄉方賂，審勞佚，謹蓄積，修戰備，黠然上下相信，而天下莫之敢常也，故齊桓，晉文，楚莊，吳闔閭，越句踐，是皆僻陋之國也；感動天下，彊殆中國，無他故焉，略信也，是所謂備立而霸也，亦極言信之效也。春秋時代，齊桓，晉文之取威定霸，皆標榜一信字。宋初開國，承五代之亂，不亟亟於力征經營，以圖削平藩鎮，而必先以誠信安輯民生，亦深認信之價值，並合於「信而後勞其民」之義者也。

二〇 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

此所謂君，相當於現在的國家。現代國家，除實行公產主義之蘇俄，國民經濟與國家經濟打成一片外，一國之富力，仍視人民之富力為上下。即民富則國亦富，民貧則國亦貧，此一定之理也。故為政者決不宜蔑視人民之富力，而惟作財政上之增收。宋初力事節儉，不加農民之賦，既懸為國訓，並嚴守令勸農之條，重溢收租賦之罰，慎均定田

租之舉，至太宗朝，國用殷實，輕賦薄斂之制，日與羣臣講求而行之，此即實行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」教訓之效果也。

一一一 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。

一二一 曾子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」

無訟爲孔子主張德化之理想境界。所謂「刑期於無刑」，「刑措不用」者是。此種盛治，雖僅爲美談，迄未能貫徹。然宋主因讀二典而歎法網之密，定折杖法（見前），已有「哀矜勿喜」之精神。餘詳下條德化解。

一二三 政者，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！

二四 子為政，焉用殺！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

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

此兩節同為孔子答季康子問政語，解並見以下各條後。

二五 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

二六 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！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！

二七 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

二八 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。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。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

二九 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「修己以敬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

曰：「修己以安人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

以安百姓；修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（病諸者，尚病未能

也）！」

自「政者正也」，至「修己以安百姓」各條，均爲德化主張之出發點。前文所謂「必也使無訟乎」，爲德化；張之終極，爲儒家超出法家，不如法家易流涼薄之真價值所在。春秋戰國，無一強有力之君主服膺此種政治主張見諸實行，致殺伐綿延，演爲戰國而益厲。宋主承唐季五代遺孽武人專虐以後，最初一念，在感覺亂局之必須結束。觀

其與趙普論事時，喟然嘆曰：「自唐季以至，數十年間，八姓十二君，僭竊相踵，兵革不息，生命塗炭，吾欲息天下之兵，建久長之計」，其中心動機既在息兵，則自不能不歸於德化一途；此爲勢所必至，且無第二途徑。蓋兵猶火也，不戢自焚。此義在宋主心中，必已了然。既出於德化一途，則自不能不以身作則。故事母則孝之，待舊朝宰輔則敬之，待周室子孫則禮之，待勳臣則厚之。宋王以身作則者，幾於無處不極其注意。除此舉筆大端而外，更列舉數事。則如：

一 卽位之始，卽行視學。令增葺祠宇，塑繪先聖先賢像，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，令文臣分撰餘贊，屢臨視焉。嘗謂侍臣曰：「朕欲勸令武臣讀書，知爲治之道」。晚年尤好讀書。

二 令百官每五日內，入殿起居，以次轉對，指陳時政得失。事關急切者，許不時上章，無以觸諱爲懼。

三 幸武成王廟，歷觀兩廡。指白起像曰：「起殺已降，不武之甚，豈宜受享！」，

命去之。

四 嘗坐寢殿，令洞開諸門，皆踞直軒豁，無有遮蔽。謂左右曰：「此如我心，若有邪曲，人皆見之矣。」

五 徵召處士王昭素，問以治世養身之術。對曰：「治世莫若愛民，養身莫若寡欲。」宋主愛其言，書於屏几。

六 撞碎蜀主所用寶裝溺器，曰：「所爲如是，不亡何待！」

七 於刑賞之間，隨處寓濫殺之戒。如王全斌入蜀，多殺降卒，而恨之。曹彬入蜀入唐，不安殺一人，而受隆遇。王彥昇擅殺韓通，而終身不加重用等均是。

八 於刑賞之間，處處示禮義廉恥所在。如南唐小臣杜著薛良來奔，上平南策。宋主惡其不忠，命斬著竄良等是。

凡此皆孔子所謂正身，修己，好禮，戒殺，而欲善諸條之事實。是否受趙普半部論語之指導，史雖不詳，然合於孔子教義，則無可疑也。

三〇 子張問政。子曰：「居之無倦。行之以忠。」

三一 子路問政。子曰：「先之，勞之。」請益。曰：「無倦。」

此兩節均爲正身修己之一種。「無倦」卽勵精圖治而且有恆。歷史上開國之君，如漢光武與宋太祖，開國之相，如諸葛武侯與房玄齡，最能表顯此種精神。若唐太宗則晚年有稍倦之象，魏徵疏詞有「善始者衆，克終者寡」，及「陛下欲善之志，不及於昔時；聞過必改，少虧於曩日」等語，可以證明。「忠」卽恪盡責職，解見「不欺也而犯之」及「忠焉能勿誨乎」各條。「先之」卽以身作則，如戰國時代趙武靈王欲變服騎射，而身先服胡服者是。宋主欲矯五代之弊，而躬示好學愛民之誠，已詳前條。「勞之」卽以身示勞苦之模範。國史上幾千年來如勸農而有籍田典禮卽是。宋主於澤州一役，行軍時，嘗親自下馬運石，爲羣臣倡，亦爲一例。

三三一

仲弓為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「先有司。赦小過。舉賢

才。」曰：「焉知賢才而舉之？」曰：「舉爾所知。爾

所不知，人其舍諸？」

「先有司」即上條所謂「先之」義。「舉賢才」意可參觀前文「舉直錯諸枉」解。「赦小過」解見後文「君子之使人也器之」一條。

三三二 必也正名乎。

此為孔子答子路問「衛君待子而為政，子將奚先？」語。衛君指衛靈公。「正名」兩字雖含混，然實言必須先有堂堂正正之名位，然後可行使政令，然後可有設施，然後可

致治，然後人民可樂生。其義孔子復明白申言之。故續告子路曰：「名不正則言不順；言不順則事不成；事不成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」。所謂言，即政令。所謂事，即設施。所謂禮樂，即治效。所謂刑罰不中，即治效不彰後之亂象。此中關係，宋初事實，又可為證。即宋主無論如何誠心仁術，以挽救當時大亂後之氣運，以結束百餘年間之亂局。然祇以為周室舊臣，陳橋一役，雖明明內外推戴，雖明明為人望所歸（如隱士陳搏曰：「天下自此定矣」語），然尚不免於後世史家之評議；即當時亦有內而韓通，外而李筠李重進之不奉命。可見「名」之關係大矣。一國政權之移轉，必依於法。依法則名正；不依法則名不正。若依照當法，至於不能補救，則又往往產生革命，以另造一新名與新法，此又現代政治與名之關係也。

三四 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「庶矣哉！」冉有曰：「既庶矣，

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富之。」曰：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教之。」

先富後教，與管子「倉廩實而知禮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」說同一精神。孔子之所謂富，亦實管子倉廩實衣食足之程度。蓋人民而至於倉廩不實衣食不足之無以生存境地，則尙有何教之可言。故先富而後教，意即先生活而後教育也。若在人民已能到生活之水平線上，更進而求富力之充裕，則此時期，富與教應同時兼顧，已無先後可分。此中界說不可不分別也。此理最適應於宋初，宋初承唐季五代相殺之局，生民塗炭，爲政者之第一要務，即在如何息兵禍，使人民不至相殘。第二要務，即在於兵禍既息以後，如何裕民生，使人民得安居樂業。第一義即所謂「庶」，第二義即所謂「富之」。而宋之國策，即完全依此順序。此兩種順序收效，而宋代文化乃大昌明也。

三五 善人為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

三六 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

三七 子夏為莒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「無欲速，欲速則不達。」

「勝殘去殺」，為不用刑殺之盛治，故須百年；「王者」為以德行仁之王道政治，三十年始見效。此均係為政「無欲速，欲速則不達」之意。百年，三十年，後人不必呆看。宋初政治，雖未能臻勝殘去殺之盛境。然確向勝殘去殺之方針。雖有一部以力假仁者霸之意味，亦有一部以德行仁之王道政治，其效則及身而見。然其總關鍵，宋初君相能認定無欲速之故。無欲速之實例，可見諸統一進行較諸漢唐遲緩之一端。即東漢初，光武連續用兵十二三年，唐初亦連續用兵六七年，惟獨宋初，則以內修政治為主，以乘

時勦亂爲輔。故先後經十七年之久，而猶未完全統一。茲將平定各年代記述如次：

一、收荆楚 爲乾德元年正月事，時在宋主卽位後第四年。

二、平蜀 爲乾德二年十二月事，時距荆楚平定後將及兩年。

三、平南漢 爲開寶三年九月以後事，時爲平蜀後之第六年。

四、收江南 爲開寶七年九月事，時爲南漢平定後之第四年。

五、撫吳越 於吳越始終未加一兵，太宗朝，始舉地歸宗。

六、平北漢 平北漢，亦爲太宗朝事。

七、征契丹 用兵契丹，以圖規復燕雲十六州，亦爲太宗朝事。

三八 如知為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！

此爲孔子答魯定公問「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諺？」語。考觀國史上開國首領，惟西漢初，誠如干船山所謂「以不學之相臣，輔草莽之天子」，毫不知爲君之難。故西漢初

百事草創，一無足觀。若如東漢之光武，則運籌。肇觀其每日視朝，日昃乃罷，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，夜分乃寐。皇太子以體養精神爲請，光武答以「我自樂此不疲」，其知爲君之難可見。又如唐之太宗，曾自言「人言天子至尊，無所畏懼；朕則不然，上畏皇天之鑒臨，下憚羣臣之瞻仰，兢兢業業，猶恐不合天意，未副人望」。又問房玄齡與魏徵，創業與守成孰難，房玄齡言創業難，魏徵言守成難，太宗兩是之。迨宋之太祖，則於爲君難益有深刻之覺悟。史載宋主「一日坐便殿，不樂者久之。左右請其故，曰：「爾謂天子容易爲耶？早作乘快，誤決一舉，故不樂耳」。蓋宋主事母甚孝，而母氏曾言「吾聞爲君難，天子置身兆庶之上，若治得其道，則此位誠尊；苟或失厥，求爲匹夫而不可得，是吾所憂也」。又宋主嘗事周世宗，而世宗曾命近臣著「爲君難爲臣不易論」，此皆影響於宋主者至深也。

三九 子無樂乎爲君，惟其言而莫子達也。如其善而莫之達也，不

亦善乎！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一言而喪邦乎！

蹈此病而亡國者，不知凡幾。知「爲君難」者必無此病。唐初張玄素與太宗論政道，曰：「隋主好自專庶務，不任羣臣，羣臣恐懼，唯知稟受奉行而已，莫之敢違。以一人之知，決天下之務，假使得失相半，乖謬已多。下諛上蔽，不亡何待！」語，即可爲此節之說明。

四〇 葉公問政。子曰：「近者悅，遠者來。」

在以德行仁之王道政治下，不獨內和其民，且宜外和其鄰。不獨對內不用兵，即對外亦力求敦睦而不用兵。此義無論強國與弱國，均爲重要。故孔子此語，實懸一理想的圓滿效果，以逼出德化政治。孟子告齊宣王，謂「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。天下之欲

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，其若是，孰能禦之！」一節，即完全爲孔子此語之發揮。至其致此之實際方法，則孟子除戒齊宣王輯睦鄰邦外，復大聲疾呼民生問題。其言曰：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爲能。若民，則無恆產，因無恆心；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爲已。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爲也！是故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，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今也，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，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！王欲行之，則盍反其本矣！」，此又明示「近者悅，遠者來」之政本所在，而宋初政本即循此旨者也。

四 一 見小利，則大事不成。

爲政在顧大體；然何者爲大體，何者爲小利，當局者最宜認識清楚。例如宋初，認定大政之本，在蘇息民生。故凡有合於此大方針者，卽爲大體。其有背此方針而計較一

時一事之利益者，卽爲小利。於大小輕重之間，能權衡悉當。例如發濬揚軍儲粟，以救郡中饑民（時有以軍粟爲重沮之者）；讓秦州木植之利於戎人，以免邊境生事；任令吳越王餼假安歸之類；均爲力顧大體，不計小利之證。孔子又謂「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」，卽對見小利者之鍼砭也。

四二 君子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使人也，求備焉。

使人也器之而不求全齊備，爲政治上用人要訣。子思言荀彧爲衛侯曰：「其材可將五百乘」。公曰：「吾知其可將。然變嘗爲吏，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，故弗用也」。子思曰：「夫畫人之官人，猶匠之用木也。取其所長，棄其所短，故杞梓連抱，而有數尺之朽，良工不棄。今君處戰國之世，選爪牙之士，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，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」。此爲「器之」及「求備」之真解。歷史上戰國君相，多能了解此義。唐太宗嘗誡其廷臣，謂「君子用人如器，各取所長」，故貞觀人才極一時之盛。宋初對將相大

臣，皆於執禮守法之中，示其寬大，不苛責其小過，如發見吳越餽金於趙普，諒其不前知，而淡然處之；如關南兵馬都監李漢超爲人民所訟，而爲之排解，密告漢超令其改過等等；均與前所謂「居上寬，赦小過」等義合。而爲使人以器，不求全責備之佐證。

四三 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卽戎矣。

四四 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

孔子雖主德化政治，雖主避免戰事，然戰備亦不廢棄。戰備之要，首在教民能戰。以春秋時兵民不分，故教民卽所以教戰。此與「足食，足兵」條可相參證。宋初政策上雖求息兵安民，然於水陸兩方之教戰極勤。

四五 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！如其仁！

四六 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

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，自經於

溝瀆而莫之知也。

以殉私人之難為忠，殆與殉葬惡習相同，其志可憫可嘉，而其事不必為訓。在管子心中，於公私死難之界，早有真知灼見。曾告召忽曰：「夷吾之為君臣也，將承君命，奉社稷，以持宗廟，豈死一糾哉！」。「夷吾之所死者，社稷破，宗廟滅，祭祀絕，則夷吾死之。非此三者，則夷吾生。夷吾生則齊國利，夷吾死則齊國不利」。孔子對於此點特加揭明，可為孔子教忠，為忠於事而非忠於人之明證。至管仲之實踐仁學工夫，與發揮仁學功能，在仁學救國論中（載復與月刊）曾詳述之。茲錄如左：其一，內政上之

自修，冠絕當時各國。其二，於國力民力充實以後，絕不作黷武與侵略之舉，且進而爲和平之護持者。九合諸侯，國語謂：「諸侯甲不解纜（所以盛甲），兵不解夥（所以蔽兵），戢無弓，服無矢，隱武事，行文道」，何其盛也。其三，非僅無侵略之舉，且進而對被侵略者力加援助，如狄人攻邢，而爲邢築城焉；狄人攻衛，而爲衛築城焉；由戎爲燕患，而北伐山戎焉。一方扶持弱小，一方捍禦戎狄，以戎狄爲對方，親兄弟爲一體。救人之勇，如自救然。其四，不特自身無侵略之舉，且舉前此與諸侯之葛藤，一掃而清之，南反侵地於魯，北反侵地於燕，西反侵地於衛，廓然大公，以正封疆。其五，不特軍事上政治上事事以愛護鄰封爲前提，卽經濟上亦惟務利他焉。通齊國漁鹽之利於東，使關市幾而不征，以爲諸侯利。且輕其幣而重其禮（幣爲來時用，禮指歸時物），諸侯之使，垂橐而入，捆載而歸。其六，他如威震諸侯，而謹事周室，不失臣禮。力征暴亂，而救災恤鄰（如魯有內難，國絕無嗣，使高子存之），不令失所。所謂忠信禮義，事事以身作則，爲諸侯倡。凡此大端，幾得仁之全體。自此以下，幾無倫比。史家稱述

齊桓爲春秋五霸之首，豈特霸而已，直王道矣。

四七

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。康子曰：「夫如是，奚而不喪？」孔

子曰：「仲叔圉治客，祝鮀治宗廟，王孫賈治軍旅，夫

如是，奚其喪！」

吳季札過衛，言「衛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」，其事在衛靈公之稍前。本節精義爲政治國首在得人，故主國政者，苟能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，則自身雖有過誤，亦可無傷其爲盛治。荀子仲尼節，於極言齊桓公私人之失德後，繼言「若是而不亡，乃霸，何乎？曰：於乎！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，夫孰能亡之。僕然見管仲之能以託國也，是天下之大知也。安忘其怒，出忘其讎，茲立以爲仲父，是天下之大決也。立以爲仲父，而

貴戚莫之敢妬也。與之高國之位，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。與之書社三百，而富人莫之敢距也。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，是天下之大節也。」可爲本節之發明。

四八 顏淵問為邦。子曰：「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

則韶舞。」

此爲後世「變法」「改制」精神之所從出，卽理想自己所認爲美善之王張，厭惡現制現狀而推倒之，如商鞅變秦法，李斯廢封建，王安石變宋法均是。宋初以唐季五代，武人肆毒，無改制與變法之名，而實際上處處寓有改制與變法之維新精神。如以文臣知州事，逐漸削除藩鎮；如設諸州通判，以統治軍民之政；如選舉常參官，以糾正守將行爲；如置諸路轉運使，以移去藩鎮之財政；一切皆於不動聲色中痛矯時弊。其出發點則認現制現狀爲惡劣，必須改革耳。

四九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歟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

國史上政治家，均以選賢舉能爲第一要事。故管仲在出主政權之初，卽言「升降揖讓，進退閑習，辨辭之柔剛，臣不如隰朋；請立爲大行。墾草入邑，辟土聚粟，多衆，盡地之利，臣不如甯戚；請立爲大司田。平原廣牧，車不結轍，士不旋踵，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，臣不如王子城父；請立爲大司馬。決獄折中，不殺不辜，不誣無罪，臣不如賓胥無；請立爲大司理。犯君顏色，進諫必忠，不避死亡，不撓富貴，臣不如東郭牙，請立以爲大諫之官。此五子者，夷吾不如一」。又戰國魏文侯時代，李克與瞿璜論相。璜忿然曰：「西河之守（謂吳起），臣所進也。君以鄴爲憂，臣進西門豹。君欲伐中山，臣進樂羊。中山已拔，無使守之，臣進先生。君之子無傅，臣進屈侯鮒。以耳目之所覩記，臣何負于魏成！」。克曰：「成進卜子夏，田子方，段干木三人，君皆師之；子所進五人，君皆臣之；子惡得與成比也！」。璜再拜曰：「鄙人失對，願卒爲弟子」，

此亦可見薦賢舉能，爲卿大夫有價值之政績。宋初政治，極重實行，故所謂人才，亦如善用兵者所謂無赫赫之功。然觀「不欺也而犯之」一條下，趙普薦賢之果毅，亦可免於孔子竊位之責矣。

五〇 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。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

民之需要仁政，勝於需要水火，其義屢見於孟子警告梁惠王齊宣王。告公孫丑之言曰：「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；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飢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。孔子曰：『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』。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時爲然」一節，尤爲「民之於仁甚於水火」之說明。宋初情況，完全與此同。

五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

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

寡與不均，貧與不安，均是有國有家者之病象。孔子此語，並非以寡與貧爲滿足，不過兩害相權，不均之害，尤甚於寡；不安之害，尤甚於貧耳。故中國幾千年賢士大夫，莫不注意於「均」與「安」。孟子告梁惠王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殍，此率獸而食人也」一節，是警告朝野間不宜如是不均也。董仲舒限制民田以調劑多寡之議，隋唐均田之制，以至王莽王田不許賣買之制，是籌計社會上應出於「均」也。宋初亦承周世宗均括天下農田之舉，遣使度田均賦，並嚴防度田時之流弊，於均田精神，亦能顧到。至於「安」之一字，則尤爲宋初國策所在也。

五二 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！

「四時行焉」，爲天之秩序。「百物生焉」，爲天之仁道。天之循此秩序以成其仁，卽在不言之中。故政治家之爲國，亦常實事求是如天。申公警告漢武帝所謂「爲政不在多言，願力行何如」，其精神本於此。宋初政治，有極大之仁術，而議論絕少。王船山所謂「不尸自堯自舜之名，以矜其美」一語，可以想見其全般也。

五三 子貢曰：「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

天下之惡皆歸焉。」

亡國之君，其一生所有行動，未必盡爲罪惡，未必無一利民之舉。如隋煬帝崇禎帝奮發有爲，利民之政尤多。子貢此語最爲平恕。然決非爲亡國之君開脫罪狀，實爲統世秉國者進一危言，欲秉國者一念及敗亡以後，「天下之惡皆歸焉」之可懼，而以下流自警也。然如何謂之上流，本節雖未明言，要當將孔子全部教義參合省察之。

五四 寬則得衆，信則民任焉，敏則有功，公則說悅。

「寬」「信」「敏」各解均見前文。「公」字則論語上不多見。然孔子心目中所謂想之政治，爲堯舜之公天下，故有「仲尼祖述堯舜」之語，又有極口稱道堯之爲君語。茲所謂「公」，不僅爲小局部之公，而爲全般之公，卽不以天下爲貨也。其精神見諸禮運一節。如左：

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。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。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」。

在一部國史中，與國君相局部所行之政術，容有許多開誠布公之可取，然獨於天下爲公一點，則自堯舜禹後，闕無一人。此則有待於數千年後之今日，發揮而光大之矣！